舊唐書/卷18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史憲誠　子孝章　何進滔　韓允忠　樂彥禎　羅弘信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八十二
列傳第一百三十二　王重榮　王處存　諸葛爽　高駢　時溥　朱瑄

► 外戚

王重榮

王重榮，河中人。父縱，鹽州刺史，咸通中有邊功。重榮以父廕補軍校，與兄重盈俱號驍雄，名璟軍中。廣明初，重榮為河中馬步軍都虞候。巢賊據長安，蒲帥李都不能拒，稱臣於賊，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。河中密邇京師，賊征求無已，軍府疲於供億，賊使百輩，填委傳舍。重榮謂都曰：「吾以外援未至，詭謀附賊以紓難。今軍府積實，苦被征求，復來收兵，是賊危我也。倘不改圖，危亡必矣！請絕橋道，嬰城自固。」都曰：「吾兵微力寡，絕之立見其患。唯公圖之，願以節鉞假公。」翌日，都歸行在，重榮知留後事，乃斬賊使，求援鄰藩。既而賊將硃溫舟師自同州至，黃鄴之兵自華陰至，數萬攻之。重榮戒勵士眾，大敗之。獲其兵仗，軍聲益振。朝廷遂授節鉞，檢校司空。時中和元年夏也。

俄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、蔡之師萬人，與重榮合。賊將李祥守華州，重榮合勢攻之，擒祥以徇。俄而硃溫以同州降。賊既失同、華，狂躁益熾。黃巢自率精兵數萬，至梁田坡。時重榮軍華陰南，楊復光在渭北，掎角破賊；出其不意，大敗賊軍，獲其將趙璋。巢中流矢而退。而重榮之師，亡耗殆半。懼賊復來，深憂之。謂復光曰：「軍雖小捷，銳旅亡失。萬一賊黨復來，其將何軍以應？吾之成敗，未可知也。」復光曰：「雁門李僕射，與仆家世事舊，其尊人與仆父兄同患難。僕射奮不顧身，死義知己。倘得李雁門為援，吾事濟矣。」因遣使傳詔征兵。明年，李克用領兵至，大敗巢賊，收復京城。其

倡義啟導之功，實重榮居首。京師平，以功檢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、瑯邪郡王。

光啟元年，僖宗還京。喪亂之後，六軍初復，國藏虛竭。觀軍容使田令孜奏以安邑、解縣兩池榷課，直屬省司，以充贍給。舊事，河中節度兼榷使，每年額輸省課。重榮累表論列，既循往例，兼恃大功。令孜不許，奏請移重榮為定州節度。制下，不奉詔，令孜率禁軍攻之，屯於沙苑，為重榮擊敗之。十二月，令孜挾天子出幸寶雞，太原聞之，乃與重榮入援京師，遣使迎駕還宮。令孜尤懼，卻劫幸山南。及硃玫立襄王稱制，重榮不受命，會太原之師於河西，以圖興復。明年，王行瑜殺硃玫，僖宗反正，重榮之忠力居多。

重榮用法稍嚴，季年尤甚。部下常行儒者，嘗有所譴罰，深銜之。光啟三年六月，行儒以兵攻府第，重榮夜出於城外別墅。詰旦，為行儒所害，行儒乃推重盈為帥。重盈既立，誅行儒與其黨，安集軍民。

乾寧初，重盈卒，軍府推行軍司馬王珂為留後。重盈子珙，時為陝帥，瑤為絳州刺史。珂即重榮兄重簡子，出繼重榮。由是爭為蒲帥。瑤、珙上章論列，又與硃溫書云：「珂非吾兄弟，家之蒼頭也。小字蟲兒，安得繼嗣？」珂上章云：「亡父有興復之功。」遣使求援於太原，太原保薦於朝。珙厚結王行瑜、李茂貞、韓建為援，三鎮互相表薦。昭宗詔諭之曰：「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，已俞其奏矣。」故明年五月，茂貞等三人率兵入覲，賊害時政，請以河中授珙。珙、瑤連兵攻河中。李克用怒，出師討三鎮。瑤、珙兵退，克用拔絳州，斬瑤，乃師於渭北。天子以珂為河中節度，授以旄鉞，仍充供軍糧料使。既誅王行瑜，克用以女妻之。珂親至太原、太原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，珙每戰頻敗。珙性慘刻，人有逾犯，必斬首置於座前，言笑自若，部下鹹苦之。因其削弱，皆懷離叛。光化二年六月，部將李璠殺珙，自稱留後。

光化末，朱溫初伏鎮、定，將圖關輔，屬劉季述廢立之際，京師俶擾。崔胤潛乞師於汴，以圖反正。溫謂其將張存敬、侯言曰：「王珂恃太原之勢，侮慢藩鄰，骨肉相殘，自大其事，爾為我持一繩以縛之。」存敬等率兵數萬渡河，由含山出其不意，天復元年正月，兵攻晉、絳。珂將絳州刺史陶建釗、晉州刺史張漢瑜既無備，即開門降。溫令別將何絪守晉州，扼其援路。二月，存敬大軍逼河中，珂遣告急於太原。晉、絳既當兵沖，援師不能進。珂妻書告太原曰：「賊勢攻逼，朝夕為俘囚，乞食大梁，大人安忍不救？」克用曰：「賊阻前途，眾寡不敵，救則與爾兩亡。可與王郎歸朝廷。」珂計無從出，即謀歸京師。又使人告李茂貞曰：「聖上初返正，詔藩鎮無相侵伐，同匡王室。硃公不顧國

家約束，卒遣賊臣，急攻敝邑，則硃公之心可見矣！敝邑若亡，則同、華、邠、岐非諸君所能保也。天子神器，拱手而授人矣！此自然之勢也。公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固潼關，以應敝邑。仆自量不武，請於公之西偏求為鎮守，此地請公有之。關西安危，國祚延促，系公此舉也。」茂貞不答。

珂勢蹙，將渡河歸京師，人情離合。時河橋毀圮，淩澌鯁塞，舟楫難濟。珂族艤舟有日。珂夜自慰諭守陴者，默然無應。牙將劉訓夜半至珂寢門，珂叱之曰：「兵欲反耶？」訓解衣袒臂曰：「公苟懷疑，訓請斷臂。」珂曰：「事勢如何，計將安出？」訓曰：「若夜出整棹待濟，人必爭舟。苟一夫鴟張，其禍莫測。不如俟明旦，以情諭三軍，願從者必半，然後登舟赴闕，可以前濟。不然，則召諸將校，且為款狀，以緩賊軍，徐圖向背，策之上也。」珂然之，即登城謂存敬曰：「吾於汴王有家世事分，公宜退舍。俟汴王至，吾自聽命。」存敬即日退舍。

三月，朱溫自洛陽至，先哭於重榮之墓，悲不自勝，陳辭致祭，蒲人聞之感悅。珂欲面縛牽羊以見。溫報曰：「太師阿舅之恩，何時可忘耶？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，黃泉其謂我何？」及珂出，迎之於路，握手歔欷，聯轡而入。

居半月，以存敬守河中，珂舉家徙於汴。後溫令珂入覲，遣人殺之於華州傳舍。自重榮初帥河中，傳至珂二十年。

王處存

王處存，京兆萬年縣勝業裏人。世隸神策軍，為京師富族，財產數百萬。父宗，自軍校累至檢校司空、金吾大將軍、左街使，遙領興元節度。宗善興利，乘時貿易，由是富擬王者，仕宦因貲而貴，侯服玉食，僮奴萬指。處存起家右軍鎮使，累至驍衛將軍、左軍巡使。乾符六年十月，檢校刑部尚書、義武軍節度使。

明年，黃巢犯闕，僖宗出幸。處存號哭累日，不俟詔命，即率本軍入援。遣二千人間道往山南，衛從車駕。時李都守河中降賊，會王重榮斬偽使，通使於處存，乃同盟誓師，營於渭北。時巢賊僭號，天下藩鎮，多受其偽命，唯鄭畋守鳳翔，鄭從讜守太原。處存、王重榮首倡義舉，以招太原。俄而鄭畋破賊前鋒，王鐸自行在至，故諸鎮翻然改圖，以出勤王之師。

中和元年四月，涇原行軍唐弘夫敗賊將林言、尚讓軍，乘勝進逼京師。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五千，皆以白繻為號，夜入京城。賊已遁去。京師故人見處存，遮道慟哭，歡呼塞路。軍人皆釋兵，爭據第宅，坊市少年多帶白號雜軍。翌日，賊偵知，自灞上復襲京師，市人以為王師，歡呼迎之。處存為賊所迫，收軍還營。賊怒，召集兩市丁壯七八萬，並殺之，血流成渠。

處存家在京師，世受國恩，以賊寇未平，鑾輿出狩，每言及時事，未嘗不嗚咽流涕，諸軍義之。前後遣使十輩迎李克用，既奕世姻好，特相款昵。洎收京師，王鐸第其功；勤王舉義，處存為之最；收城破賊，克用為之最。以功檢校司空。後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兵三千，合諸軍滅賊巢於泰山，以功檢校司徒。

田令孜討王重榮，詔處存為河中節度。處存上章申理，言：「重榮無罪，有大功於國，不宜輕有除改，以搖藩鎮之心。」初，幽、鎮兩藩，兵甲強盛，易定於其間，疲於侵寇。及匡威得誌驕盈，恆欲兼並之。賴與太原姻好，每為之援。處存亦睦鄰以禮，優撫軍民，折節下士，人多歸之，以至抗衡列鎮。累加侍中、檢校太尉。乾寧二年九月卒，年六十五，贈太子太師，謚曰忠肅。

三軍以河朔舊事，推其子副大使郜為留後。朝廷從而命之。授以旄鉞，尋加檢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累至太保。光化三年七月，汴將張存敬進寇幽州，旋入祁溝。郜遣馬步都將王處直將兵拒之，為存敬所敗，退營沙河。汴人進擊，營於懷德驛。處直之眾奔撓，城中大恐。十月，郜委城攜族奔於太原，太原累表授檢校太尉。天復初，卒於晉陽。

郜弟 鄴

其弟鄴，克用以女妻之，歷嵐、石、汾三州刺史、大同軍防禦使。天祐中卒。

處存母弟 處直

處直，字允明，處存母弟也。初為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。汴人入寇，處直拒戰不利而退；三軍大噪，推處直為帥。及郜出奔，乃權留後事。汴將張存敬攻城，梯沖雲合，處直登城呼曰：「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，於藩鄰未嘗失禮，不虞君之涉吾地，何也？」朱溫遣人報之曰：「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？」處直報曰：「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勛王室，地又親鄰，修好往來，常道也。請從此改圖。」溫許之。仍歸罪於孔目吏梁問，出絹十萬

匹，牛酒以犒汴軍。存敬修盟而退。溫因表授旄鉞，檢校左僕射。天祐元年，加太保，封太原王。後仕偽梁，授北平王，檢校太尉。不數歲，復於莊宗。後十餘年，為其子都廢歸私第，尋卒，年六十一。

諸葛爽

諸葛爽，青州博昌人。役屬縣為伍伯，為令所笞，乃棄役，以裹謳自給。會龐勛之亂，乃委身為徐卒，累軍功至小校。官軍討徐，龐勛勢蹙，率百余人與泗州守將陽群歸國。累授汝州防禦使。李琢為招討使，討沙陁於雲州，表爽為副。廣明元年，賊陷京師，詔爽率代北行營兵馬，赴難關中。爽軍屯櫟陽。潼關不守，車駕出幸，爽乃降賊。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。巢賊敗，復表歸國，進位檢校司徒。

時魏博韓簡軍勢方盛。中和元年四月，魏人攻河陽，大敗爽軍於修武，爽棄城遁走。簡令大將守河陽。乃出師討曹全晟於鄆州。十月，孟州人復誘爽，爽自金商率兵千人，復入河陽。乃犒勞魏人，令趙文玠率之而去。十一月，爽攻新鄉。簡自鄆來逆戰，軍於獲嘉西北。時簡將引魏人入趨關輔，誅除巢孽，自有圖王之誌，三軍屢諫不從。偏將樂彥禎因眾心搖，說激之，牙軍奔歸魏州。爽軍乘之。簡鄉兵八萬大敗，奔騰亂死，清水為之不流。明年正月，簡為牙軍所殺，爽軍由是大振。

及巢賊將敗，爽復歸國。爽雖起群盜，既貴之後，善於為理；所至法令澄清，人無怨嘆，人士以此多之。光啟二年，爽卒，帳中將劉經、張言以爽子仲方為孟帥。俄而蔡賊孫儒率眾攻之，城陷於賊，仲方歸於汴，儒遂據孟州。

高駢

高駢，字千里，幽州人。祖崇文，元和初功臣，封南平王，自有傳。父承明，神策虞候。駢，家世仕禁軍，幼而朗拔，好為文，多與儒者遊；喜言理道。兩軍中貴，翕然稱重，乃縻之勇爵，累歷神策都虞候。會黨項羌叛，令率禁兵萬人戍長武城。時諸將禦羌無功，唯駢伺隙用兵，出無不捷。懿宗深嘉之。西蕃寇邊，移鎮秦州，尋授秦州刺史、本州經略使。

先是，李琢為安南都護，貪於貨賄，虐賦夷獠，人多怨叛；遂結蠻軍合勢攻安南，陷之。自是累年亟命將帥，未能收復。五年，移駢為安南都護。至則匡合五管之兵，期年之內，

招懷溪洞，誅其首惡，一戰而蠻卒遁去，收復交州郡邑。又以廣州饋運艱澀，駢視其水路，自交至廣，多有巨石梗途，乃購募工徒，作法去之。由是舟楫無滯，安南儲備不乏，至今賴之。天子嘉其才，遷檢校工部尚書、鄆州刺史、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。治鄆之政，民吏歌之。

南詔蠻寇嶲州，渡滬肆掠。乃以駢為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。蜀土散惡，成都比無垣墉，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，甃之以磚甓。雉堞由是完堅。傳檄雲南，以兵壓境，講信修好，不敢入寇。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、江陵尹、荊南節度觀察等使。乾符四年，進位檢校司空、潤州刺史、鎮海軍節度、浙江西道觀察等使，進封燕國公。

時草賊王仙芝陷荊襄，宋威率諸道師討逐，其眾離散過江表。天子以駢前鎮鄆，軍民畏服，仙芝徒黨，鄆人也，故授駢京口節鉞，以招懷之。尋授諸道兵馬都統、江淮鹽鐵轉運等使。駢令其將張璘、梁纘分兵討賊，前後累捷，降其首領數十人。賊南趨嶺表，天子嘉之。六年冬，進位檢校司徒、楊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，兵馬都統、鹽鐵轉運使如故。駢至淮南，繕完城壘，招募軍旅，土客之軍七萬。乃傳檄征天下兵，威望大振。朝廷深倚賴之，進位檢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

既而黃巢賊合仙芝殘黨，復陷湖南、浙西州郡，眾號百萬。巢據廣州，求天平節鉞。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。宰相盧攜與駢素善，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效，今方集諸道之師於淮甸，不宜舍賊，以弱士心。鄭畋議且宜假賊方鎮以紓難。二人爭論於朝，以言詞不遜，由是兩罷之。駢方持兵柄，聞朝議異同，心頗不平之。

廣明元年夏，黃巢之黨自嶺表北趨江淮，由采石渡江。張璘勒兵天長，欲擊之。駢怨朝議有不附己者，欲賊縱橫河洛，令朝廷聳振，則從而誅之。大將畢師鐸曰：「妖賊百萬，所經鎮戍若蹈無人之境。今朝廷所恃者都統，破賊要害之地，唯江淮為首。彼眾我寡，若不據津要以擊之，俾北渡長淮，何以扼束？中原陷覆必矣！」駢駭然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即令出軍。有愛將呂用之者，以左道媚駢，駢頗用其言。用之懼師鐸等立功，即奪己權，從容謂駢曰：「相公勛業高矣，妖賊未殄，朝廷已有間言。賊若蕩平，則威望震主，功居不賞，公安稅駕耶？為公良畫，莫若觀釁，自求多福。」駢深然之，乃止諸將，但握兵保境而已。

其年冬，賊陷河洛。中使促駢討賊，冠蓋相望。駢終逗撓不行。既而兩京覆沒，盧攜死。駢大閱軍師，欲兼並兩浙，為孫策三分之計。天子在蜀，亟命出師。中和二年五月，雉

雊於揚州廨舍，占者云：「野鳥入室，軍府將空。」駢心惡之。其月，盡出兵於東塘，結壘而處，每日教閱，如赴難之勢。仍與浙西周寶書，請同入援京師。寶大喜，即點閱，將赴之，遣人偵之，知其非實。駢在東塘凡百日，復還廣陵，蓋禳雊雉之異也。

僖宗知駢無赴難意，乃以宰臣王鐸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，崔安潛副之，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。增駢階爵，使務並停。駢既失兵柄，又落利權，攘袂大詬，累上章論列，語詞不遜。其末章曰：

臣伏奉詔命，令臣自省，更勿依違者。臣仰天訴地，自淚交流；如劍戟攢心，若湯火在己。只如黃巢大寇，圍逼天長小城，四旬有余，竟至敗走。臣散征諸道兵甲，盡出家財賞給，而諸道多不發兵，財物即為己有。縱然遣使征得，敕旨不許過淮。其時黃巢殘兇，才及二萬，經過數千里，軍鎮盡若無人。只如潼關已東，止有一徑，其為險固，甚於井陘。豈有狂寇奔沖，略無阻礙，即百二之地，固是虛言。神策六軍，此時安在？陛下蒼黃西出，內官奔命東來，黎庶盡被殺傷，衣冠悉遭屠戮。今則園陵開毀，宗廟荊榛，遠近痛傷，遐邇嗟怨。

雖然，奸臣未悟，陛下猶迷，不思宗廟之焚燒，不痛園陵之開毀。臣之痛也，實在於斯！此事見之多年，不獨知於今日。況自崔蒲盜起，朝廷征用至多，上至帥臣，下及裨將，以臣所料，悉可坐擒，用此為謀，安能辦事？陛下今用王鐸，盡主兵權，誠知狂寇必殲，梟巢即覆。臣讀《禮》至宣尼射於矍相之圃，蓋觀者如堵墻，使子路出延射曰：「潰軍之將，亡國之大夫，與為人後者，不入於射也。」嚴誡如斯，圖功也，豈宜容易？陛下安忍委敗軍之將，陷一儒臣？崔安潛到處貪殘，只如西川，可為驗矣，委之副貳，詎可平戎？況天下兵驕，在處僭越，豈二儒士，能戢強兵，萬一乖張，將何救助？願陛下下念黎庶，上為宗祧，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，千古留刮席之恥！臣但慮寇生東土，劉氏復興，即軹道之災，豈獨往日！乞陛下稍留神慮，以安宗社。

今賢才在野，憸人滿朝，致陛下為亡國之君，此等計將安出？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，征鯁直公正之臣，委之重難，置之左右，克復宮闕，莫尚於斯！若此時謗誹忠臣，沈埋烈士，匡復宗社，未見有期！臣受國恩深，不覺語切，無任憂懼之至。

詔報駢曰：

省表具悉。卿一門忠孝，三代勛庸，銘於景鐘，煥在青史。卿承祖父之訓，襲弓冶之基，

起自禁軍，從微至著。始則囊錐露穎，稍有知音；尋則天驥呈才，急於試效。自秦州經略使，授交趾節旄，聯翩寵榮，汗漫富貴，未嘗斷絕，僅二十年。

卿報國之功，亦可悉數。最顯赫者，安南拒蠻，至今海隅尚守。次則汶陽之日，政聲洽平。洎臨成都，脅歸驃信，三載之內，亦無侵陵。創築羅城，大新錦裏，其為雄壯，實少比儔。渚宮不暇於施為，便當移鎮；建鄴才聞於安靜，旋即渡江。自到廣陵，並鐘多壘，即亦招降草寇，救援臨淮。大約昭灼功勛，不大於此數者。朝廷累加渥澤，靡吝徽章，位極三公，兵環大鎮。銅鹽重務，綰握約及七年；都統雄藩，幅圓幾於萬里。朕瞻如太華，倚若長城，凡有奏論，無不依允，其為托賴，豈愧神明？

自黃巢肆毒鹹京，卿並不離隋苑。豈金陵苑水，能遮鵝鸛之雄；風伯雨師，終阻帆檣之利？自聞歸止，寧免郁陶。卿既安住蕪城，鄭畋以春初入覲，遂命上相，親領師徒，因落卿都統之名，固亦不乖事例。仍加封實，貴表優恩。何乃疑忿太深，指陳過當，移時省讀，深用震嗟。聊舉諸條，粗申報復。

卿表云：「自是陛下不用微臣，固非微臣有負陛下」者。朕拔卿汶上，超領劍南，荊、潤、維、揚，聯居四鎮。綰利則牢盆在手，主兵則都統當權。直至京北、京南、神策諸鎮，悉在指揮之下，可知董制之雄。而乃貴作司徒，榮為太尉，以為不用，何名為用乎？

卿又云：「若欲俯念舊勛，佇觀後效，何不以王鐸權位，與臣主持，必能糾率諸侯，誅鋤群盜」者。朕緣久付卿兵柄，不能翦滅元兇。自天長漏網過淮，不出一兵襲逐，奄殘京國，首尾三年；廣陵之師，未離封部，忠臣積望，勇士興譏。所以擢用元臣，誅夷巨寇，心期貔武，便掃欃槍。卿初委張璘，請放卻諸道兵士，辛勤召置，容易放還，璘果敗亡，巢益顛越。卿前年初夏，逞發神機，與京中朝貴書，題云：「得靈仙教導，芒種之後，賊必蕩平。」尋聞圍逼天長，必謂死在卿手，豈知魚跳鼎釜，狐脫網羅，遽過長淮，竟為大憨。都統既不能禦遏，諸將更何以枝梧？果致連犯關河，繼傾都邑。從來倚仗之意，一旦控告無門，凝睇東南，惟增淒惻。及朕蒙塵入蜀，宗廟汙於賊庭，天下人心，無不雪涕。既知歷數猶在，謳謠未移，則懷忠拗怒之臣，貯救難除奸之誌，便須果決，安可因循？況恩厚者其報深，位重者其心急。此際天下義舉，皆望淮海率先。豈知近輔儒臣，先為首唱；而窮邊勇將，誓誌平戎，關東寂寥，不見幹羽。洎乎初秋覽表，方雲仲夏發兵，便詔軍前，並移汶上。喜聞兵勢，渴見旌幢。尋稱宣潤阻艱，難從天討。謝玄破苻堅於淝水，裴度平元濟於淮西，未必儒臣不如武將！

卿又云：「若不斥逐邪佞，親近忠良，臣既不能保家，陛下豈能安國？忽當今日，棄若寒灰」者。未委誰是忠良，誰為邪佞？終日寵榮富貴，何嘗不保其家；無人扞禦冠戎，所以不安其國。豈有位兼將相，使帶銅鹽，自謂寒灰，真同浪語。

卿又云：「不通園陵之開毀，不念宗廟之焚燒，臣實痛之，實在茲也。」且龜玉毀於櫝中，誰之過也？鯨鯢漏於網外，抑有其由！卿手握強兵，身居大鎮，不能遮圍擒戮，致令脫漏猖狂，雖則上系天時，抑亦旁由人事。朕自到西蜀，不離一室之中，屏棄笙歌，杜絕遊獵，蔬食適口，布服被身，焚香以望園陵，雪涕以思宗廟，省躬罪己，不敢遑安。「奸臣未悟」之言，誰人肯認？「陛下猶迷」之語，朕不敢當！

卿又云：「自來所用將帥，上至帥臣，下及裨將，以臣所料，悉可坐擒，用此為謀，安能集事」者。且十室之邑，猶有忠信，天下至大，豈無英雄？況守固城池，悉嚴兵甲，縱非盡美，安得平欺？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，安能坐擒諸將？只如拓拔思恭、諸葛爽輩，安能坐擒耶？勿務大言，不堪垂訓。

卿又云：「王鐸是敗軍之將，兼征引矍相射義」者。昔曹沫三敗，終復魯讎；孟明再奔，竟雪秦恥。近代汾陽尚父，咸寧太師，亦曾不利鼓鼙，尋則功成鐘鼎。安知王鐸不立大勛？

卿又云：「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，千古留刮席之恥。但慮寇生東土，劉氏復興，即軹道之災，豈獨往日」者。我國家景祚方遠，天命未窮，海內人心，尚樂唐德。朕不荒酒色，不虧刑名，不結怨於生靈，不貪財於宇縣。自知運歷，必保延洪。況巡省已來，禎祥薦降；西蜀半年之內，聲名又以備全。塞北、日南，悉來朝貢；黠戛、善闡，並至梯航。但慮天寶、建中，未如今日；清宮復國，必有近期。卿雲「劉氏復興」，不知誰為其首？遽言「刮席之恥」，比朕於劉盆子耶？仍憂「軹道之災」，方朕於秦子嬰也？雖稱直行，何太罔誣！三復斯言，尤深駭異。

卿又云：「賢才在野，憸人滿朝，致陛下為亡國之君，此子等計將安出？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，征鯁直公正之臣」者。且唐、虞之世，未必盡是忠良；今巖野之間，安得不遺賢彥？朕每令銓擇，亦遣訪求。其於選將料兵，安人救物，但屬收復之業，講求理化之基，自有長才，同匡大計。賣官鬻爵之士，中外必不有之，勿聽狂辭，以資遊說。且朕遠違宮闕，寄寓巴邛，所失恩者甚多，尚不興怨，卿落一都統，何足介懷？況天步未傾，皇綱尚整，三靈不昧，百度猶存。但守君臣之軌儀，正上下之名分，宜遵教約，未可隳

淩。朕雖沖人，安得輕侮！但以知卿歲久，許卿分深，貴存終始之恩，忽貯猜嫌之慮。所宜深省，無更過言！

駢始以兵權，欲臨藩鎮，吞並江南；一朝失之，威望頓滅，陰謀自阻。故累表堅論，欲其復故。明年四月，王鐸與諸道之師敗賊關中，收復京城。駢聞之，悔恨萬狀。而部下多叛，計無所出，乃托求神仙，屏絕戎政，軍中可否，取決於呂用之。

光啟初，僖宗再幸山南。李襜僭號，偽授駢中書令、諸道兵馬都統、江淮鹽鐵轉運等使。駢方怨望，而甘於偽署，稱藩納賄，不絕於途；晏安自得，日以神仙為事。呂用之又存暨工諸葛殷、張守一有長年之術，駢並署為牙將。於府第別建道院，院有迎仙樓、延和閣，高八十尺，飾以珠璣金鈿。侍女數百，皆羽衣霓服，和聲度曲，擬之鈞天。日與用之、殷、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箓，談論於其間，賓佐罕見其面。

府第有隋煬帝所造門屋數間，俗號中書門，最為宏壯，光啟元年，無故自壞。明年，淮南饑，蝗自西來，行而不飛，浮水緣城而入府第。道院竹木，一夕如翦，經像幢節，皆嚙去其首。撲之不能止。旬日之內，蝗自食啖而盡。

其年九月，雨魚。是月十日夜，大星隕於延和閣前，其聲如雷，火光爍地。自二年十一月雨雪陰晦，至三年二月不解。比歲不稔，食物踴貴，道殣相望，饑骸蔽地。是月，浙西周寶為三軍所逐。駢喜，以為妖異當之。

三月，蔡賊過淮口，駢令畢師鐸出軍禦之。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、鄭漢璋等，率行營兵反攻揚州。四月，城陷，師鐸囚駢於道院，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為廣陵帥。既而蔡賊楊行密自壽州率兵三萬，乘虛攻城。城中米鬥五十千，餓死大半。駢家屬並在道院，秦彥供給甚薄，薪蒸亦闕。奴仆徹延和閣　闌檻煮革帶食之，互相篡啖。駢召從事盧渙謂之曰：「予三朝為國，粗立功名。比擺脫塵埃，自求清淨，非與人世爭利。一旦至此，神道其何望耶？」掩涕不能已。

初，師鐸之入城也，愛將申及謂駢曰：「逆黨人數不多，即日弛於防禁，願奉令公潛出廣陵，依投支郡，以圖雪恥，賊不足平也。若持疑不決，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。」駢怯懼，不能行其謀。九月，師鐸出城戰敗，慮駢為賊內應，又有尼奉仙，自言通神，謂師鐸曰：「揚府災，當有大人死應之，自此善也。」秦彥曰：「大人非高令公耶？」即令師鐸以兵攻道院。侍者白駢曰：「有賊攻門。」曰：「此秦彥來。」整衣候之。俄而，

亂卒升階，曳駢數之曰：「公上負天子恩，下陷揚州民，淮南塗炭，公之罪也。」駢未暇言，首已墮地矣。

駢既死，左右奴客逾垣而遁，入行密軍。行密聞之，舉軍縞素，繞城大哭者竟日；仍焚紙奠酒，信宿不已。駢與兒侄死於道院，都一坎瘞之，裹之以氈。行密入城，以駢孫俞為判官，令主喪事。葬送未行而俞卒，後故吏鄺師虔收葬之。

初，師鐸入城，呂用之、張守一出奔楊行密，詐言所居有金。行密入城，掘其家地下，得銅人，長三尺余，身被桎梏，釘其心，刻「高駢」二字於胸，蓋以魅道厭勝蠱惑其心，以至族滅。

畢師鐸者，曹州冤朐人。乾符初，與裏人王仙芝嘯聚為盜，相與陷曹、鄆、荊、襄。師鐸善騎射，其徒自為「鷂子」。仙芝死，來降高駢。初敗黃巢於浙西，皆師鐸、梁纘之效也，頗寵待之。

駢末年惑於呂用之，舊將俞公楚、姚歸禮皆為用之讒構見殺。師鐸意不自安，有愛妾復為用之所奪。

光啟三年三月，蔡賊楊行密逼淮口，駢令師鐸率三百騎戍高郵。戍將張神劍亦怒用之，兩人謀自安之計。用之伺知，亟請召還。師鐸母在廣陵，遣信令師鐸遁去。或謂師鐸曰：「請殺神劍，並高郵之兵趨府，令公必殺用之為解。」又曰：「不如投徐州，則身存而家保。」師鐸曰：「非計也。呂用之誑惑主帥，塗炭生民，七八年來，鬼怨人怒。今日之事，安知天不假予誅妖亂而康淮甸耶？」又曰：「鄭漢璋是我歸順時副使，常切齒於用之，今率精兵在淮口。聞吾此舉，即樂從也。」乃趨淮口，與漢璋合，得兵千人。又相與至高郵，問計於張神劍。神劍曰：「公見事晚耶？用之一妖物耳，前受襄王偽命，作鎮廣州，遲留不行，誌圖淮海節鎮。令公已奪其魄，彼一旦成事，焉能北面事妖物耶！」即割臂血為盟，推師鐸為盟主，稱大丞相。移檄郡縣，以誅用之、守一、殷為名，乃署其卒長唐宏、王朗、駱玄真、倪詳、逯本、趙簡等，分董其卒三千人。

四月，趨廣陵，營於大明寺，揚州大駭。呂用之分兵城守，高駢登延和閣，聞鼓噪聲怪之。用之曰：「師鐸兵士回戈，止遏不得，適已隨宜處置，公幸勿憂。苟不聽，徒勞玄女一符耳。」師鐸陳兵數日，用之屢出戰，師鐸憂其不克，求救於宣州秦彥曰：「苟得廣陵，則迎公為帥。」彥令牙將秦稠，率兵三千助之。師鐸門客畢慕顏自城中出，曰：

「人心已離，破之必矣！」秦稠軍至，兵威漸振。駢聞甚憂，謂用之曰：「吾以心腹仗爾，不能駕馭此輩，誤我何多？百姓遭罹饑饉，不可虐用。吾自枉手劄喻師鐸，可令大將一人自行。」用之即以其黨許戡送駢書。師鐸怒曰：「梁纘、韓問何在？令爾來耶！」即斬之。用之選勁兵自衛。一日至道院，駢叱去之。乃令猶子傑握牙兵，令師鐸母作書，遣大將古鍔與師鐸子出城喻之。師鐸令子還，白曰：「不敢負令公恩德，正為淮南除弊。但斬用之、守一，即日退還高郵。」秦稠攻西南隅，城中應之，即日城陷。呂用之由參佐門遁走。駢聞師鐸至，改服俟之，與師鐸交拜，如賓主之儀。即日署為節度副使，漢璋、神劍皆署職事。

秦稠點閱府庫，監守之，仍密召彥於宣州。或謂師鐸曰：「公昨舉兵誅二妖物，故人情樂從。今軍府已安，以事理論之，公宜還政高公，自典兵馬，戎權在手，取舍自由，藩鄰聞之，不失大義。議者皆言秦稠破城之日，已召秦彥。彥若為帥，兵權非足下有也。公感其援，但以金玉報之，阻其渡江，最為上策。若秦彥作帥，則楊行密朝聞夕至。如高令復帥，外寇必自卷懷。」師鐸猶豫未決，而秦彥軍至。

五月，彥為節度使，署師鐸為行軍司馬，移居牙外，心頗不悅。是月，楊行密引軍攻揚州，彥兵拒戰繼敗。八月，師鐸與鄭漢璋出軍萬人擊行密，皆大敗而還，自是不復出。九月，師鐸殺高駢。十月，秦彥、師鐸突圍而遁。十一月，秦彥、師鐸引蔡賊孫儒之兵三萬圍揚州。行密求救於汴，硃全忠遣大將李璠率師淮口，以為聲援。孫儒以廣陵未下，而汴卒來，又慮秦彥、師鐸異志。四年正月，孫儒斬秦彥、師鐸於高郵之南，鄭漢璋亦死焉。

附 秦彥

秦彥者，徐州人，本名立。為卒，隸徐軍。乾符中，坐盜繫獄，將死，夢人謂之曰：「爾可隨我。」及寤，械破，乃得逸去，因改名彥。乃聚徒百人，殺下邳令，取其資裝入黃巢軍。巢兵敗於淮南，乃與許勍俱降高駢，累奏授和州刺史。中和二年，宣歙觀察使竇潘病，彥以兵襲取之。遂代潘為觀察使，朝廷因而命之。

光啟三年，揚州牙將畢師鐸囚其帥高駢，懼外寇來侵，乃迎彥為帥。彥召池州刺史趙鍠知宣州事，自率眾入揚州。師鐸推彥為帥。

五月，壽州刺史楊行密率兵攻彥，遣其將張神劍令統兵屯灣頭山光寺。行密屯大雲寺，

北跨長崗，前臨大道，自楊子江北至槐家橋，柵壘相聯。秦彥登城望之，懼形於色。令秦稠、師鐸率勁卒八千出鬥，為行密所掩，盡沒。稠死之。彥急求援於蘇州刺史張雄。雄率兵赴之，屯於東塘。重圍半年，城中芻糧並盡，草根木實、市肆藥物、皮囊革帶，食之亦盡。外軍掠人而賣，人五十千。死者十六七，縱存者鬼形鳥面，氣息奄然。張雄多軍糧，相約交市。城中以寶貝市米，金一斤，通犀帶一，得米五升。雄軍得貨，不戰而去。九月，畢師鐸出戰，又敗。自是日與秦彥相對嗟惋。問神尼奉仙何以獲濟，尼曰：「走為上計也。」十月，彥與師鐸突圍投孫儒，並為所殺。

江淮之間，廣陵大鎮，富甲天下。自師鐸、秦彥之後，孫儒、行密繼踵相攻，四五年間，連兵不息，廬舍焚蕩，民戶喪亡，廣陵之雄富掃地矣！

時溥

時溥，彭城人，徐之牙將。黃巢據長安，詔征天下兵進討。中和二年，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。行至河陰，軍亂，剽河陰縣回。溥招合撫諭，其眾復集，懼罪，屯於境上。詳遣人迎犒，悉恕之，溥乃移軍向徐州。既入，軍人大呼，推溥為留後，送詳於大彭館。溥大出資裝，遣陳璠援詳歸京。詳宿七里亭，其夜為璠所殺，舉家屠害。溥以璠為宿州刺史，竟以違命殺詳。溥誅璠，又令別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。天子還宮，授之節鉞。

及黃巢攻陳州，秦宗權據蔡州，與賊連結。徐、蔡相近，溥出師討之。軍鋒益盛，每戰屢捷。黃巢之敗也，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，後林言又斬黃巢首歸徐州，時溥功居第一，詔授檢校太尉、中書令、鉅鹿郡王。宗權未平，仍授溥徐州行營兵馬都統。

蔡賊平，朱全忠與之爭功，遂相嫌怨。淮南亂，朝廷以全忠遙領淮南節度，以平孫儒、行密之亂。汴人應援，路出徐方，溥阻之。全忠怒，出師攻徐。自光啟至大順六七年間，汴軍四集，徐、泗三郡，民無耕稼，頻歲水災，人喪十六七。溥窘蹙，求和於汴。全忠曰：「移鎮則可。」然之。朝廷以尚書劉崇望代溥，以溥為太子太師。溥懼出城見害，不受代。汴將龐師古陳兵於野，溥求援於兗州。朱瑾出兵救之，值大雪，糧盡而還。城中守陴者饑甚，加之病疫。汴將王重師、牛存節夜乘梯而入，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，景福二年四月也。地入於汴。

朱瑄

朱瑄，宋州人。父慶，盜鹽抵法。瑄逃於青州，為王敬武牙卒。中和初，黃巢據長安，詔征天下兵。敬武遣牙將曹全晟率兵三千赴難關西，以瑄為軍候。會青州警急，敬武召全晟還，路由鄆州。時鄆帥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殺，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。全晟知其兵寡，襲殺君裕，據有鄆州，自稱留後。以瑄有功，署為濮州刺史，留將牙軍。

光啟初，魏博韓簡欲兼並曹鄆，以兵濟河收鄆。全晟出兵逆戰，為魏軍所敗，全晟死之。瑄收合殘卒，保州城。韓簡攻圍半年，不能拔。會魏軍亂，退去。朝廷嘉之，授以節鉞。

時瑄有眾三萬。其弟瑾，勇冠三軍，有爭天下之心。秦宗權之盛也，屢侵鄭、汴。朱全忠為賊所攻，甚窘，求救於瑄。瑄令硃瑾出師援之。擊敗秦宗權，全忠乃與瑄情極隆厚。

全忠狡譎翻覆，虎視藩鄰。會宗權誅，乃急攻徐州。時溥求援於瑄，瑄與全忠書，請釋溥修好，偽許之。瑄以恩及全忠，遣使讓之，又令硃瑾出軍援溥。及徐、泗平，全忠乃移兵攻鄆。三四年間，每春秋入其境剽掠，人不得耕織，民為俘者十五六，瑄禦備殫竭。景福末，與弟瑾合兩鎮之兵，與汴人大戰於魚山下，瑄、瑾俱敗，兵士陷沒。汴將朱友裕以長塹圍之。乾寧四年正月，城中食竭，瑄與妻榮氏出奔，至中都，為野人所害，傳首汴州。榮氏至汴州為尼。

瑄母弟 瑾

朱瑾，瑄之母弟，驍果善戰。初，乾符末，朝廷以將軍齊克讓為兗州節度。瑾將襲取之，乃求婚於克讓。及親迎，瑾選勇士衛從，禮會之夜竊發，逐克讓，遂據城稱留後。朝廷不獲已，以節鉞授之。及朱瑄平，汴人移兵攻兗，經年食盡，瑾出城求食。比還，為別將所拒，不得入。乃渡淮依楊行密。行密寵待之，用為壽州刺史，大敗汴軍於清口，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。瑾，楊溥時謀亂，為徐知訓所殺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疾風知勁草，世亂見忠臣，誠哉是言也！土運中微，賊巢僭越，藩伯勤王，赴難者，率有聲而無實。唯重榮斬賊使於近關，處存舉義師於安喜，橫身泣赴，不顧禍患，遂得義徒雲合，逆黨勢窮。宜乎服冕乘軒，傳家胙土。而重榮傷於峻法，嚴而少恩，禍發輿臺，誠悲枉橫。高駢起家禁旅，頗立功名，玩寇崇妖，致茲狼籍。後來勛德，可誡

前軍。瑄、溥不以善取，固宜兇終。瑾持此狼心，安逃虎口？王綱之紊，群盜及茲，復何言哉！

贊

贊曰：王者撫運，居安慮危。不以德處，即為盜窺。乾坤蕩覆，生聚流離。讀駢章疏，可為涕洟！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